



張 有 德

# 妹妹入學



妹妹入学



妹 妹 入 学

張 有 德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〇 年 · 北 京

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字数91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4 $\frac{1}{4}$  插页4

1960年8月北京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3,000册

## 目 次

小剛的紅領巾.....	1
土坯.....	5
妹妹入学.....	12
西瓜的故事.....	18
五分.....	26
小煤矿的秘密.....	36
月光下.....	48
送信.....	61
晨.....	81
我爱我的紅領巾.....	93
祖国的地图.....	95
少年护园队之歌.....	97
文化哨之歌.....	99
小松树和豆芽儿.....	102
十样花.....	107
火車从俺村头过.....	112
后記.....	134

## 小剛的紅領巾

小剛今年十岁了，是个身体挺結实的孩子，紅扑扑的臉，看起来真是喜人。在学校里，每次考試他都是优等，每次賽跑他都是第一。

还有，小剛的好胜心可强啦，他常說：“我能做的事，决不讓別人替我做。”可不是，他的鞋啦，袜啦，书籍啦，文具啦，啥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，一点也不叫媽媽操心。去年他請爸爸給他买了五只小鸡，他亲手把它們养大啦。四个母鸡，下了好些蛋呢。他早就有了打算：等他入队时，要用他卖鸡蛋的錢繳紅領巾費。这次一批准他入队，他就向媽媽商量这事，可是媽媽老不同意，說：“如今可不是从前啦，誰家沒有几个錢呀！”

媽媽几次給他錢他都不要，非自己卖鸡蛋不行。今天上午，張校长就要去集上制紅領巾啦，这他可着了急，放早学时，他索性就去向老师請假，說什么自己弄錢繳紅領巾費，帶上紅領巾更光荣。老师看他說的挺有意思，也就准了他的假。

他一回到家里，就向媽媽商量这事，还說老师已准了假呢。媽媽沒法，只好給他煮了三十个鸡蛋。他一吃罢飯，提起鸡蛋籃就往集上走，媽媽一直送到村头，交代了又交代，囑咐了又囑咐：“到路上要小心，来回十几里地，可別把鸡蛋打烂了。”

路上，天刮着西北風，非常冷；小剛的头上，冒着一股一股

白白的热气，紅臉蛋越发显得紅了。两只小腿跑得真快，踏踏踏活像一匹小馬駒。沒跑多远，迎面碰見了王大伯。他是去集上卖粮食的，听说卖了粮食打算买一架新式犁。他見了小剛，就問小剛提那么多鸡蛋去干什么，当小剛給他說明以后，他心里很高兴，輕輕拍着小剛的肩膀說：“天气这么冷你还在出汗，累不累？到了前面那棵大柳树，你去休息一下，那里有道半截墙，很避風，我剛才就是在那里休息的。”小剛恐怕耽誤時間，应了一声，很快就走了。

小剛提着鸡蛋籃一面跑一面想，把鸡蛋卖了后，除下三千五百元<sup>①</sup>的紅領巾費外，余下的錢要买几个領扣，把疊好的紅領巾紧紧地卡住，一方面紅領巾不打卷卷，一方面白白的也很好看；再买个紅紅的小日記本，和紅領巾一样顏色，立了功就記上，到参加青年团时，看能立多少功；再买个，再买个……他想了許多要买的东西。

前边就是王大伯說的那棵大柳树，小剛擦了擦臉上的汗，想，到了大柳树旁边我也不休息，快到集上卖了鸡蛋，回来还能赶上上第二节课。

大柳树过去了，要下一个大陡坡，小剛提好了籃，准备跑下去。他心里想：路上要都是大陡坡該有多美呀，呼呼地跑下去，真像坐飞机一样，很快地就会跑到集上。想罢，他嘩啦啦一陣風似地往下跑，不防有个小石子絆住了脚，一下子摔了一交，把鸡蛋摔个稀烂。小剛急得几乎要哇哇大哭，剛才想的白白的領扣，紅紅的日記本……一下子全都打消了，連最重要的紅領巾費也不能繳了。来时媽媽再三交代，再三囑咐：“路上

---

① 指旧币。下同。

要小心，可別把鸡蛋打烂。”这回去怎么給媽媽說呀？到家媽媽又該說啦：“不叫你去，你要去，这可心松啦吧！”他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才提着空籃慢慢地往回走。

他的两只小腿好像故意和他鬧意見，抬也抬不起来；沒法，只得到大柳樹下去休息。奇怪，是誰的一疊鈔票規規矩矩地放在大柳樹旁邊呢？小剛驚喜地拾起來，數了數，整整二十萬元。他拿着看了又看，臉上突然显出了不安的樣子。是因為拾的錢少嗎？不是的。這些錢就叫他繳十條紅領巾費，買十本紅紅的日記本，買一百個白白的領扣，也是用不完的。那他為了什麼呢？他想：這些錢也許是一個工人伯伯整日在工廠里勞動得來的；也許是一個農民叔叔整日在田里勞動得來的。現在也許正有一個工人伯伯因為丟了錢買不來糧食吃飯，買不來布匹穿衣；也許正有一個農民叔叔因為丟了錢買不來犁耙耕地，買不來肥料肥田。不管怎樣，誰丟了錢，誰的心里都會難受的，就像自己打了鸡蛋那樣的難受。想到這里，他想立刻把錢送給丟了的那個人，但究竟是誰丟了呢？往哪兒去找呢？他想了好一會，終於想到了：噢，對啦，剛才王大伯說他在这里休息過，說不定就是他丟的。如果不是他的，就拿到學校交給老師。主意拿定，他就很快地往回走了。

走了沒多遠，就瞧見前面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走來，小剛老遠就認出是王大伯。他想：王大伯一定是到家一看錢沒有了，才來找的。王大伯走近了，就問小剛去大柳樹下休息沒有，小剛笑着說：“去啦。大伯你丟了錢啦吧？我拾到二十萬元，准是你的吧？給你。”說着遞了過去。王大伯半天沒伸手接，看看小剛，看看小剛，上前一撲，抱住他親了又親，說：“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呀！”接着又問小剛賣鸡蛋的事，小剛給



王大伯笑說了。王大伯想了想，對他說：“孩子，天太冷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還得去集上一趟。”

小剛走着，心里虽然因为打了鸡蛋而很难过，但却因自己拾了錢能還給人家而高兴。到了学校門口，他約摸第一堂課還沒有下，就先往学校看張校長走了沒有。一聽說張校長走了，他就把自己的事告訴了王老師。王老師笑着說：“保准有你的紅領巾就是了。”還交代他以後做事要小心。

上午放学，小剛把打鸡蛋的事說給媽媽听，媽媽很生气，正要開口罵他几句，王大伯走了進來笑呵呵地說：“別生气，小剛真是個好孩子，紅領巾費我給繳了。”接着就把小剛拾錢的事講了一遍，媽媽听了，心里乐得笑出聲來。

原来王大伯听小剛說把鸡蛋打爛后，本想給小剛些錢叫他去繳紅領巾費，可是他知道小剛是不会要別人的東西的，所以就想到集上买些紅洋布送到学校去。到了集上，恰巧遇見張校長去制紅領巾，他就把小剛做的事說給張校長听，并替小剛繳了紅領巾費，另外还买了一支鋼筆，一个紅日記本子交給張校長，让他獎給小剛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举行入队仪式大会上，張校長向大家表揚了小剛拾錢送还失主的事，并把王大伯买的奖品發給小剛。所有的少先队听了后，都把眼光集中在小剛的紅領巾上，这时小剛的紅領巾就显得更紅更紅了。

1952年12月

## 土 坯

“哼，我不爱护公物！你李保国也不见得就不犯一点錯誤！”張道修一边走，一边生气地嘟囔着。

“还說什么‘那是学校的土坯’。难道我不知道嗎？哼，不是我吹，这土坯由学校外边往学校里拉时，我还亲自去装车来着。垒学校院墙时，我也曾給工人伯伯們搬过土坯。如今剩了那么一小堆，你可把它放到眼里了。‘学校还等垒厕所墙哩！’这老师早就說过，还用你說？”

“有錯誤当然該接受批評。可是今天明明不是我故意破坏公物，你却給人戴了个大帽子，又报告給孙老师，这算够朋友嗎？你在旁边还没看清楚，我今天穿的是海軍服呀！王鸿章看着怪好的，让我站到高处叫他好好瞧瞧，你說我能不能答应人家？要是你，恐怕还要飞起来让人家看呢。我刚上到土坯堆上，你就喊了起来。哼，……”

李保国一声不响，只是向他看看。

張道修越想越生气，脚踏到地上，通通直响。要是平常他放学回家，走到这柿子园，总要把那青綠的小柿子看几遍。可今天，他走过柿子园还不知道哩。

太阳大概知道他今天在生气，所以早就躲起来不見面了；風也怪，平常刮的都是些温和的風，今天一陣陣刮过来，凉颼颼的。張道修觉得身上有点冷，赶忙加快了脚步。

他到了家里，把书包往桌上一摔，坐在椅子上不动了。媽媽从門外进来说：“道修，快加件衣服，天冷了。”

“加件衣服，加件衣服，都怨做了这套海軍服！”

“怎么？海軍服不好？”媽媽摸不着头脑，“在学校里又鬧什么来，看来家这个勁。”

“鬧什么来，还不是为这套海軍服！王鴻章見我穿上怪好看的，就叫我上到高处，让他仔細瞧瞧，我就上到土坯堆上，——知道啥是土坯堆吧？那是我們垒校院牆用的土坯，垒完了，剩下那么一小堆，老师说等垒廁所牆用。——我还没爬到上边，那李保国就喊了起来，——李保国就是常来咱家玩的，那个胖胖的孩子，小名叫福尙，——他一喊，我就下来了，可是他却給我戴了个大帽子，說我不爱护公物，还报告給孙老师。到学校里問問，教室外的花都是誰澆的？破凳子是誰修的？我不爱护公物！”

“消消气吧，孩子，”媽媽笑着打断了他的話，“不管你以前怎么好，可是上到土坯堆上，总是不对的，土坯很容易坏，一踩就会坏的……”

“我們的土坯是晒得非常干的，”他赶忙解釋着，“我并没有踩坏一点点！”

“听我說完，”媽媽說，“沒踩坏当然好啦，可是踩坏了不就晚了嗎？你知道做土坯多不容易，前院你大伯等着盖房，上次剛把土坯做成就下了雨，全淋坏了，多可惜。剛才你爸爸就去帮你大伯用麦草盖土坯啦，要是这次的土坯再淋坏了，可要把你大伯气坏了。”

“噢，爸爸去帮大伯盖土坯了？”張道修这时才想起：天要下雨了。

“是呀，土坯最怕雨淋，你看这天，说不定一会就下了。看風多凉，快加件衣服吧。”

“媽，我們學校里的土坯不也得蓋好嗎？”他只願想學校里的土坯，沒听清媽媽的話。

“当然应当蓋啦，不过你們老师会把它蓋好的。你快先到里間穿上件衣服吧。”

“媽，我們學校的土坯該用啥蓋呀？”

“你先穿上衣服再說吧。”

“媽，用咱那塊大油布蓋住行不行？”

他只願想，总听不清媽媽的話。

“道修，我让你先多穿件衣服呀！”媽媽有点生气了，“油布能蓋多大一点呀！”

“行，行，我們的土坯只有方桌大那么一堆。”說着他就跑到里間去取油布。

“道修，先穿上件衣服，快下雨了。”媽媽追到里間。

这时，張道修把油布拿出来就想往學校跑，媽媽一把把他拉住：“天快下雨了，冻出病咋办？穿上衣服，換上胶鞋再去。”

沙沙沙，下雨了。張道修更着急了。

“媽呀，你放我去，我要让李保國知道我到底愛公物不愛！”

“不行，穿上件衣服。”媽媽不給他。

他沒法，只好跑到里間拿了件衣服，一边穿，一边往外跑。

“拿傘呀，穿胶鞋呀！”媽媽追出来喊。

可是，張道修已經跑远了。

張道修跑着，雨慢慢下大了。他的扣子也沒扣好，就把那

大油布打开，用手撑着跑起来。刮的正是迎头风，把那油布吹得鼓鼓的，像个小帐篷。

地上都被雨淋湿了，踩着就滑。他想把鞋脱下来，赤着脚走。可是脱鞋会耽误时间的。去迟了，土坯淋坏了，就是送去油布也没用了。

他跑得更快了，有时几乎要滑倒。

他跑到那柿子园里，觉得雨下小了，可是一出柿子园，雨更大了。他什么也不顾，就是摔倒也要往前跑的。他好像看见那一堆土坯已淋得湿湿的了。

他跑着跑着，只恨自己的腿短，只恨自己跑的慢，费了好大一会工夫，他才跑到学校里。

他什么地方也没看，一直就向放土坯的地方跑。谁知跑到那里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地上只留着个水坑：

唉，一定是老师们把土坯搬到屋里了。他走过大礼堂时，随便往里一看，可不是，土坯都在那里。他不自觉地走到大礼堂，把那土坯看了又看，用手摸摸，心里想：“谁把它们搬到这里来了？”

他走出大礼堂。

这时，雨慢慢下小了。

他想不声不响地回家去。可是快走到教室的门口，却听见教室里有人说话：

“穿上吧，会冻出病的。”像是孙老师的声音。

“我不冷，雨下小了，一会我就回去。”奇怪，这声音像是李保国的。当然，孙老师是女的，李保国怎能穿她的衣服呢！

噢，李保国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哼，不用问又是把书包忘在学校里才来取的。他还批评人哩，自己也不看看自己，做起

事总是丢三拉四的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了說話的声音。

“你来合作社打油，把衣服弄成这样，到家媽媽不罵你嗎？”又是孙老师的声音。

“不，我只要給她說清楚，是搬土坯弄髒的，她就不罵了。”李保國說。

“对，回家把你在学校搬土坯的事情，好好給媽媽說說。”

这下張道修可明白了，原来李保國来消費合作社打油，見下了雨，就到学校里来搶搬土坯。唉，都怨媽媽，为什么不让我早来呢！

張道修沒主意了，去教室不去呢？去吧，得給李保國說些什么呢？不去吧，唉，那多丢臉！明天孙老师又該說啦：“李保國很爱护公物，冒雨搶土坯。”自己呢？好心好意，却还是戴着个不爱护公物的帽子，唉！再說，不管誰做了好事，都應該为他高兴啊。

他想着，就慢慢地往教室里走去。

“張道修，下这么大的雨你来干啥呀？”孙老师一見他就奇怪地問。

李保國仍是穿着自己的湿衣服，把孙老师的衣服放到桌子上。見張道修进来了，也站了起来。

張道修看着李保國那个样子，不知說什么好。他稍一停，把油布往桌上一放，就脫下自己外边的衣服。一边激动地說：

“李保國，我这件衣服給你穿。”

“不要脫，”孙老师拦住他，“会冻出病的。”

“我不冷，一会就走了。”李保國也說。

可是張道修什么也不听，把衣服脫下来就給李保國。

“穿上，一定得穿上，李保國！”他的話仍然很激動。

“我不冷呀，我不冷呀。”李保國怕把張道修的衣服弄髒了，往后退着不接。

“不穿我的，怕不好看，就穿上道修的吧。”孫老師勸李保國。

李保國沒法，只得換上了張道修的衣服。一邊扣扣子，一邊問：

“道修，說實話，你到底來學校干啥呀？”

張道修等他扣好了，上前一把拉住李保國的手說：“保國，我沒你好，上午我踩了土坯，你批評我，我不服；如今下雨了，我怕把土坯淋壞，拿油布來蓋，可是你却把它搬到屋裏了。”

“不是我搬的呀，”李保國解釋，“都是老師們搬的，我只搬了几塊。”

孫老師看到他倆這個樣子，也感動了，連說：“好，好，都是好孩子。”

雨雖下的不大了，可仍是不停。

廚房里有人在喊孫老師吃飯。

“你倆還沒吃飯吧，走，吃飯去，開飯了。”孫老師拉着他倆說。

“不，我們現在就走，”張道修說，“保國，你沒拿傘吧，咱倆一起頂着油布走。”

“路上不好走，”孫老師看了看院里說，“就在這裡吃飯吧。”

“不，媽媽還在家等着要油炒菜哩。”

孫老師沒法阻止了。

張道修替李保国拿着湿衣服，李保国提着油瓶，两人各用一只手拉着那油布角角，靠得紧紧地走了。

孙老师把他俩送出校門，还囑咐：“走路要小心，別滑倒了！”

1953年10月



## 妹妹入学

馬路当中跑着一輛汽車。馬路右边，小星拉着妹妹拚命地往前跑。忽然，妹妹碰在一位老奶奶身上，小星赶快給老奶奶解釋：“老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妹妹今天要考試。”不等老奶奶回答，小星就又拉着妹妹跑起来。

“哥哥，真跑不动了。”妹妹气喘嘘嘘地說。

“要是考过了，那……”

不等小星說完，妹妹就又加快脚步跑起来。忽然，妹妹又撞到一位叔叔身上，于是，小星又赶快給叔叔解釋：“叔叔，对不起，我妹妹今天要考試。”

就这样，小星拉着妹妹拚命地跑着，撞到誰身上，小星就向誰解釋，說“对不起”；妹妹不愿跑了，小星就說：“要是考过了……”于是，妹妹又加快脚步跑起来。

不一会，他們就到了新华街第二小学。

所有的小朋友們还都沒有来。老师們正在前院吃飯。小星放下心了，把妹妹領到三年級教室，坐下喘气。

“哥哥，他們考过了嗎？”妹妹不放心地問。

“沒有，一点也沒有，”小星給妹妹解釋，“我們来的最早。考試的时候，一定得来早。”

“我們家那个鬧钟沒有錯，不是嗎，哥哥？”

“沒有錯，”小星說，“可是，要是万一錯了，比如說，一万回